

2001

中国年度最佳网络文学

2001 ZHONGGUO NIANDU ZUIJIA WANGLUO WENXUE



榕树下图书工作室 选编

漓江出版社

2007

中国年度最佳网络文学

2001 ZHONGGUO NIANDU ZUIJIA WANGLUOWENXUE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

榕树下图书工作室 选编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1 中国年度最佳网络文学/榕树下图书工作室选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12
(年选系列)

I . 2... II . 榕... III .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 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8627 号

**2001 中国年度最佳网络文学
榕树下图书工作室选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玉林正泰彩印包装公司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33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 000 册

ISBN 7-5407-2781-0/I·1659
定价:1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余 华

我的第一份工作 (1)

Will

生死搭档 (7)

俞蓓芳

祈祷拥抱 (18)

水手刀

记忆中的死亡遭遇 (25)

含 章

女人·唐装·爱情 (36)

心有些乱

三打小金刚 (42)

裸 孩

畜生 (77)

沉 底

是天使还是妖精 (96)

飞 花

成化年间的爱情故事 (112)

蔡 骏

今夜无人入眠 (171)

浪打郎

我和玛丽莲 (204)

我的第一份工作

余 华

朱威廉给我一个命题作文,叫《我的第一份工作》,我马上想起他在中国的第一份工作。几年前朱威廉飞越太平洋来到上海,创办了一个中美合资的广告公司,这个长着一脸中国相说着一口中国话的美国人,腿脚勤快地在上海的写字楼里上蹿下跳,甜言蜜语地招徕他的广告客户,那些客户一听说是什么中美合资的广告公司,立刻将朱威廉驱逐出门,心想好端端的一个中国人偏要假冒美国人。那阵子朱威廉四面楚歌心灰意冷,差一点“美国鬼子夹着尾巴逃跑了”,被逼无奈的朱威廉心生一计,穿上透明的白衬衣,将他的美国护照插在胸前的口袋里,让人一目了然,表示他不是假冒美国人而是假冒中国人,然后硬着头皮继续他的皮条工作,不料从此以后朱威廉绝处逢生左右逢源,才有了今天的《榕树下》。

现在应该说说我自己的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拔牙,我是在1978年3月获得这份工作的。那个时候个人是没有权利选

择工作的,那个时候叫国家分配。我中学毕业时刚好遇上七七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可是我不思进取没有考上大学,那一届的大学名额基本上被陈村这样的人给掠夺了,这些人上山下乡吃足了苦头,知道考大学是改变自己命运的良机,万万不能错过。而我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一头栽进卫生院。国家把我分配到了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让我当起了牙医。

牙医是什么工作?在过去是和修鞋的修钟表的打铁的卖肉的理发的卖爆米花的一字儿排开,撑起一把洋伞,将钳子什么的和先前拔下的牙齿在柜子上摆开,以此招徕顾客。我当牙医的时候算是有点医生的味道了,大医院里叫口腔科,我们卫生院小,所以还是叫牙科。我们的顾客主要是来自乡下的农民,农民都不叫我们“医院”,而是叫“牙齿店”。其实他们的叫法很准确,我们的卫生院确实像是一家店,我进去时是学徒,拔牙治牙做牙镶牙是一条龙学习,比我年长的牙医我都叫他们师傅,根本没有正规医院里那些教授老师主任之类的称呼。

我的师傅姓沈,沈师傅是上海退休的老牙医,来我们卫生院发挥余热。现在我写下沈师傅三个字时,又在怀疑是不是孙师傅,在我们海盐话的发音里“沈”和“孙”没有区别,还是叫沈师傅吧。那时候沈师傅六十多岁,个子不高,身体发胖,戴着金丝框的眼镜,头发不多可是梳理得十分整齐。

我第一次见到沈师傅的时候,他正在给人拔牙,可能是年纪大了,所以他的手腕在使劲时,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像是在拔自己的牙齿似的。那一天是我们卫生院的院长带我过去的,告诉他我是新来的,要跟着他学习拔牙。沈师傅冷淡地向我点点

头,然后就让我站在他的身旁,看着他如何用棉球将碘酒涂到上腭或者下腭,接着注射普鲁卡因。注射完麻药后,他就会坐到椅子上抽上一根烟,等烟抽完了,他问一声病人:“舌头大了没有?”当病人说大了,他就在一个盘子里选出一把钳子,开始拔牙了。

沈师傅让我看着他拔了两次后,就坐在椅子上不起来了,他说下面的病人你去处理。当时我胆战心惊,心想自己还没怎么明白过来就匆忙上阵了,好在我记住了前面涂碘酒和注射普鲁卡因这两个动作,我笨拙地让病人张大嘴巴,然后笨拙地完成了那两个动作。在等待麻醉的时候,我实在是手足无措,这中间的空闲在当时让我非常难受。这时候沈师傅递给我一支烟,和颜悦色地和我聊天了,他问我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抽完了烟,聊天也就结束了。谢天谢地我还记住了那句话,我就学着沈师傅的腔调问病人舌头大了没有。当病人说大了,我的头皮是一阵阵地发麻,心想这叫什么事,可是我又必须去拔那颗倒霉的牙齿,而且还必须装着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能让病人起疑心。

我第一次拔牙的经历让我难忘,我记得当时让病人张大了嘴巴,我也瞄准了那颗要拔下的牙齿,可是我回头看到盘子里一排大小和形状都不同的钳子时,我不知道应该用哪一把。于是我灰溜溜地撤下来,小声问沈师傅应该用哪把钳子?沈师傅欠起屁股往病人张大的嘴巴里看,他问我是哪颗牙齿?那时候我叫不上那些牙齿的名字,我就用手指给沈师傅看,沈师傅看完后指了指盘子里的一把钳子后,又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去了。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孤军奋战的感觉,我拿起钳子,伸进病人的嘴

巴，瞄准后钳住了那颗牙齿。我很幸运自己遇上的第一颗牙齿是那种不堪一击的牙齿，我握紧钳子只是摇晃了两下，那颗牙齿就下来了。

真正的困难是在后来遇上的，也就是牙根断在里面。刚开始牙根断了以后，坐在椅子上的沈师傅只能放下他悠闲的二郎腿，由他来处理那些枯枝败叶。挖牙根可是比拔牙麻烦多了，每一次沈师傅都是满头大汗。后来我自己会处理断根后，沈师傅的好日子也就正式开始了。当时我们的科室里有两把牙科椅子，我通常都是一次叫进来两个病人，让他们在椅子上坐下后，然后像是工业托拉斯似的，同时给他们涂碘酒和注射麻醉，接下去的空闲里我就会抽上一根烟，这也是沈师傅教的。等烟抽完了，又托拉斯似的给他们挨个拔牙，接着再同时叫进来两个病人。

那些日子我和沈师傅配合得天衣无缝，我负责叫进来病人和处理他们的病情，而沈师傅则是坐在椅子上负责开处方，只有遇上麻烦时，沈师傅才会亲自出马。随着我手艺的不断提高，沈师傅出马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少。

我们两个人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和沈师傅在一起聊天非常愉快，他给我说了很多旧社会拔牙的事。沈师傅一个人住在海盐时常觉得孤单，所以他时常要回上海去，他每次从上海回来时，都会送给我一盒凤凰牌香烟。那时候凤凰牌香烟可是奢侈品，我记得当时的人偶尔有一支这样的香烟，都要拿到电影院去抽，在看电影时只要有人抽起凤凰牌香烟，整个电影院都香成一片，所有的观众都会扭过头去看那个抽烟的人。沈师

傅送给我的就是这种香烟,他每次都是悄悄地塞给我,不让卫生院的同事看到。

沈师傅让我为他做过两件事,可是我都没有做好。第一件事是让我洗印照片,那时候我的业余爱好还不是写作,而是洗印照片,经常在一个同学家里,拿红色的玻璃纸包住灯泡后,开始洗印。我最喜欢做的就是拿着镊子,夹住照片在药水里拂动,然后看着照片上自己的脸和同学的脸在药水里渐渐浮现。沈师傅知道我经常干这些事,有一次他从上海回来后,交给我一张底片,让我在洗印照片时给他放大几张。那张底片是印在一块玻璃上的,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玻璃底片,是沈师傅的正面像。沈师傅当时一再叮嘱我要小心,别弄坏了底片,他说这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张底片,准备以后用来放大做遗像的。我当时听他说到遗像,心里吃了一惊,当时我很不习惯听到这样的话。后来我在同学家放大时,那位同学不小心将这张底片掉到地上碎了,我一个晚上都在破口大骂那位同学。到了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告诉沈师傅,说底片碎了,然后将已经放大的几张照片交给他。现在想起来当时沈师傅肯定很后悔,后悔将自己钟爱的底片交给我这种靠不住的人。不过当时他表现得很豁达,他说没关系,只要有照片就行,可以拿着照片去翻拍,这样就又有底片了。

沈师傅让我做的第二件事,是他离开海盐前对我说的,他说他快七十了,一个人住在海盐很累,他不想再工作了,要回家了。然后他说上海家里的窗户上没有栅栏,不安全,问我能不能为他弄一些钢条,我说没问题。沈师傅离开后没有几天,我就让一位同学在他们工厂拿了几十根手指一样粗的钢条出来,当时我们

卫生院的一位同事刚好要去上海,我就将钢条交给她,请她带到上海交给沈师傅。沈师傅走后差不多一年,有一天他又回来了,可能是在上海呆着太清闲,他又想念工作了,所以又回到了我们卫生院,我们两个人还是在一个门诊科室。他回来时像往常一样,悄悄塞给我一盒凤凰烟。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一个负责拔牙,一个负责开处方,空闲的时候我们一边抽烟一边聊天。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钢条,我就问他能不能用上,他说他没有收到钢条,然后才知道我们那位同事将钢条忘在她的床下了,忘了差不多有一年。这是沈师傅最后一次来我们卫生院工作,时间也很短,没多久他又回上海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我和沈师傅一别就是二十年,我没有再见到他。

这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从十八岁开始,到二十三岁结束。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写作,直到现在还在乐此不疲。我奇怪地感到自己青春的记忆就是牙医生涯的记忆,当我二十三岁开始写作以后,我的记忆已经不是青春的记忆了。这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的发现,更换一份工作会更换掉一种记忆,我现在努力回想自己二十三岁以后的经历,试图寻找到一些青春的气息,可是我没有成功,我觉得二十三岁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没有什么两样,而牙医时的我和现在的我绝然不同。十八年来,我一直为写作给自己带来的无尽乐趣而沾沾自喜,今天我才知道这样的乐趣牺牲了我的青春年华,连有关的记忆都没有了。我的安慰是,我还有很多牙医的记忆,这是我的青春,我的青春是由成千上万张开的嘴巴构成的,我不知道是喜是忧。

2001 年 4 月 12 日

生死搭档

Will

Henson 是我在警校实习其间的督导警官。1992 年的一天傍晚，我奉命到洛杉矶市警察局西南分局报道，有个身着制服披着一头金发的小姐出来迎接我，我问她哪里可以找到 Henson 警官，“你已经找到她了，我是 Melissa Henson。”她一边三下两下将她的头发盘起一边对着我说。

我当时心里极度不安，我想象中的 Henson 警官应该是个身高 1 米 80 以上，蓄有威风凛凛的八字胡并且浑身都是紧绷绷肌肉的家伙。没料到此时站在我身边的却是一个比我还矮半个头的金发女郎，我不明白局里为什么指派一个“女新闻发言人”类似的角色来做我的督导，说得刻薄点，我觉得让她去做扫黄组的诱饵也许更合适。

好不容易听完当值警长的任务简报，我便迫不及待地同她一起前往巡逻车。能坐上全副武装的警车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此刻终于实现，让我兴奋不已。她开启车锁后我立

即打开副驾驶的门坐了上去。“年轻人,给我下来!”她对我大声呵斥。“这是你离开学校后的第一堂课,在你坐上这部与你同生共死的警车前,你必须学会关心它,确认它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零件都处于正常状态。”我万分尴尬地下车环绕警车一周,检查了轮胎、头灯、尾灯、警灯等部位。然后她开启了车载无线电,最后随着一声刺耳的警笛检查后我们上路了。

洛杉矶市区的夜晚除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外几乎没有行人,往来的车辆也很少。不过,谁都知道这绝非什么太平之地。素有全美三大暴力犯罪城市之一称呼的洛杉矶到处都隐藏着危险,尤其是我们所巡逻的西南区更是治安败坏,各种犯罪应有尽有,层出不穷。我们保持沉默,按照规定的路线巡逻,只有车载无线电在一刻不停地向我们报告着这个城市的最新犯罪动态。

“看到前面那部蓝色的福特野马了吗?”Melissa 突然打破了沉默,“检查它的车牌号码,我怀疑那是一部报失的车。”我在车载电脑上输入了那部车的车牌号码,结果立即显示在屏幕上——那部汽车在几个小时前报失。“哦,上帝,你怎么看出来的,简直太神奇了!”正当我对她表示崇拜的时候她大喝一声“shut up!”让我闭嘴。“用无线电告知中心我们正在拦截盗窃车辆,车上两名男性,可能持有武器,要求紧急频道保持畅通,增援单位待命。”我按照她指令操作的时候她启动了警灯和警笛,那部车马上停靠在公路旁边。

我刚打开车门想冲下去来个人赃俱获又换来一声“滚回来”的怒吼,我被她吓得不知所措。她先用探照灯将前面车身照亮,然后命令我配合她同时开启车门并且拔枪对准车内的两名疑

犯。“你瞄准了哪个？”她问我。“左面那个开车的！”我大声回答。“笨蛋！你在右面，应该瞄准右面那个！”她愤怒地指责我。她接着用高音喇叭命令两名疑犯将各自的右手伸出窗外，用左手开门，脸朝下双手抱头趴在地上。一切就绪后她掏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手铐，并且要求我把我的那副也给她。“可以让我来吗？”我小心翼翼地问她。她理都没理我。

在我持枪保护下她麻利地给他们带上了手铐，我们将两名疑犯送入市监狱后继续巡逻。“我告诉你，”她说，“我之所以怀疑那部是被盗车辆是因为车里有两个人，两个男人不应该这个时候还一起兜风。有时候是灵感，更多的时候是经验，就像你会不理解为什么每次闯进屋里去抓人都会碰到他们在床上做那种事情一样，没人说得清楚，可事实就是这样。”“还有，”她接着说，“别把这里当成警察学校的课堂，你可以随时随地提问发言什么的，尤其是在紧急状况下最好的方式就是闭嘴和执行我的指令，除非你不想活，我是指你刚刚莽撞的举动很可能让你送命，这样会影响到我晋级。”

那天晚上 Melissa 对我的态度使得我初次执勤的兴奋荡然无存。

Melissa Henson 当年 26 岁，却已经是一个有着五年警龄的资深警官。她毕业于犹他州州立大学，主修表演艺术，如同美国很多青年男女一样，只身闯荡好莱坞试图在电影方面有所成就。无奈通过种种努力却连出演个小角色的机会都没找到，所以投身于警察事业。

她告诉我在过去的五年中她曾失去过两个搭档，一个因公

殉职，一个因严重酗酒而被辞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她说，“对于我自己来说，我需要的是这份薪水以及哪天碰巧能给某个大导演开张交通罚单并且让他注意到我的机会。”

愚人节前一天的一个深夜，我们奉命围堵两名涉嫌持枪抢劫的男子。那两名男子在众多警车的包围下弃车逃进了一条满是酒吧的巷子不见踪影。我和 Melissa 负责搜索其中一段，她指着其中一家脱衣舞酒吧说肯定在那里面。

我们一起冲进酒吧，大声表明身份却无济于事。酒吧里的音乐声惊天动地，再加上所有人的眼睛都集中在台上一丝不挂的脱衣舞娘们，根本就没有人注意我们的到来。此时 Melissa 做了一件既危险又让我吃惊的事情：她身着警服一跃翻上舞台，刹那间台下人群骚动，口号声此起彼伏，以为老板别出心裁安排了更新鲜刺激的表演。“所有人都给我闭嘴，”她一手持枪一手拿着麦克风说，“我是洛杉矶警察，你们当中有两名持枪歹徒，这里已经被全部包围，现在请那些不是歹徒的全部趴在地上，我希望继续站着的不超过两个。”

接下来我看到了此生难得一见的场面：一个一分钟前还疯狂热闹的酒吧此时鸦雀无声，所有的男人们面面相觑，似乎不相信他们的耳朵。然后第一个趴在了地上，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不一会儿 100 多个刚刚还大呼小叫的男人们全部趴在了地上。我们轻易找到了那两名歹徒并将他们逮捕，当然，他俩也趴在了地上。

Melissa 那天晚上的举动近乎疯狂，在没有足够后援单位支持的情况下将自己暴露在明处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两名混

在人群中的持枪歹徒可以轻易开枪将她击倒。而且没有充分证据在公众场合拔枪违反警局条例,如果那天没有找到匪徒,她会被控以“妨碍他人自由”和“危害公众”两条罪名而遭起诉。

“别太多依赖课本上的东西,”她那天事后得意洋洋地对我说,“警察学校里的东西在街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

Melissa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仅雷厉风行,而且作风极为强悍。她有一种天生的第六感,这种感觉不但使她拥有西南分局“逮捕机器”的绰号,更能在危机时刻保全性命。

一个深夜我们奉无线电指令前往协助另外几个单位处理一个电话举报,报案者声称当地发生了枪战。那天我们的巡逻路线碰巧离现场很近,再加上 Melissa 熟悉道路,结果我们赶在了其他单位之前到达了现场。我们将车停在打电话报案公寓前 30 尺处,那是一个黑人聚居区,街道又窄又黑,路灯已经全部被帮派分子练了枪法。“这里太安静了,我感觉有点不对。”Melissa 轻声说。我当时紧张得差点忘记了呼吸,慌忙从座位旁边取出了威力更大的来福枪并打开了保险。

对面是一幢四层公寓,每个窗户都漆黑一团,只有一些人影在晃动。Melissa 两只眼睛一直紧盯着那幢公寓,突然间她大声命令我下车,我慌忙开门逃窜。就在同一时刻枪声大作,很多颗子弹呼啸着从我的耳边飞过打在车身上,到处都是飞起的碎玻璃和火花。我趴在草坪上动也不敢动,Melissa 不知何时扑到了我的身上,她一手持枪一手用对讲机向中心呼救。几秒钟后四周又恢复了平静,伴随着由远而近的警笛是很多雪佛莱警车引擎的轰鸣声和轮胎磨擦路面的尖叫声。我们在习习夜风中趴

着,我在她下面,她在我上面。“年轻人,怎么样,第一次经历枪战吧?”她笑嘻嘻地凑到我耳边问我。“是的长官,也是第一次这么让一个女人趴在我身上。”我为了掩饰刚才的惊恐假装幽默。

后来数百名警察对那个地区展开地毯式的搜查,结果没能抓获任何疑犯。现场共找到了9毫米手枪子弹和各类自动半自动武器弹头30多个,其中12个打在了我们的车上,7发子弹击穿了挡风玻璃和车窗分别打在了我和她的座位上。Melissa说幸好那天我们被打得连头都抬不起来,没有开枪还击的机会,否则暴露目标必死无疑。那是一起有组织的蓄意谋杀警察案件,多亏了Melissa的当机立断我们才幸免于难。

第二天我们休假,Melissa提出一起去Santa Monica海边玩。那天她长发飘飘,身着黑色牛仔褲和白色T恤,T恤下摆打了个节束在腰间,更吸引我目光的是她身体凹凸有致的部位因为有了制服和各种装备的约束而显得格格外玲珑剔透,那是执勤的时候从未看到过的。我开车去接她的时候对她吹了声口哨。

我们先在海边的购物街逛了一个上午,她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品商店都感兴趣,尤其画廊更是要挨门逐户地进去欣赏一番,一边陶醉于其中一边还不忘记对我讲解各种流派的风格和最新出道的先锋派画家。她在一幅画前面站立了很久,然后掏钱买了下来。那是一幅不大的画,画中有一个小女孩抱着一个陶罐走在田野里,身后跟着一只小羊。“送给你,你真的很像那只羊。”她笑着把那幅画递给了我。

那天晚上我们泡在海边的一家俱乐部里喝啤酒。她坚决要求采取AA制,我买两瓶喝完她再去买两瓶,周而复始,不知